

香烟漫谈

5月3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第31个世界无烟日。早在1987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六届吸烟与健康国际会议上建议把每年的4月7日定为世界无烟日(World No-Tobacco Day),并从1988年开始执行。但从1989年开始世界无烟日改为每年的5月31日,因为第二天是国际儿童节,希望下一代免受烟草危害。

崇明籍著名作家徐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佳文叫作《野草在摇曳未来》。文章的第二小节标题就叫“烟草传奇”。文中写道:“在野草所属的植物世界中,至少有五种植物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从而改变了世界。它们是:烟草、茶叶、甘蔗、土豆、白薯。它们在原生地往往是默默无闻的,越洋贸易的船只和水手是传播者,广及世界,或多或少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且使远隔重洋不同种族人群的生活习惯,产生了趋同性。哥伦布的船队,是烟草最早的传播者。”

相对于酒在中国的悠久历史,烟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烟草源于美洲,哥伦布率船队到访,当地土著以礼物相送。哥伦布航海日志有记:“发出独特芬芳气味的黄色干叶”即烟草。与欧洲一样,烟草首先也是被当作一种药物传入中国的。最早接受烟草的是我国台湾、福建、广东一带;最早记录烟草进入中国的是明代学者姚旅所著的《露书》。书中写道:“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兽之。”屈指算来,自明朝烟草由菲律宾(时称吕宋国)传入,至今不到500年。

烟草在进入中国的同时,还传入了一个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当时,吕宋岛上淡巴国公主死后,被弃于野外,不曾想,她在闻到烟草的香味后竟然苏醒了过来。从此,被译名“淡巴菰”的烟草又有了个神奇的名字“还魂香”。明朝末年学者姚可成编辑的《食物本草》载:“凡食烟,饥能使饱,饱能使饥;醒能使醉,醉能使醒,一切抑郁沉闷,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忧草。”

名人与香烟似乎有着天然的渊源。爱因斯坦就把烟斗与书和大树并列,作为牛津与剑桥的写照。美国独立战争时,华盛顿呼吁美国人民“不给钱,就给烟”。1988年4月8日,人民大会堂的万人礼堂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举行。根据安排,大会要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作为主席

团成员的邓小平同志投票后,回到自己在主席台的座位上等待大家投票。因为多年习惯,他点燃香烟吸了一口。这时广东女代表邝健康即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写了一张“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的条子,由台下依次往前,递上主席台。小平同志看到条子后笑了笑,就把烟熄灭了。

相对于政治家和科学家,烟与文人情调似乎更接近。清代文学家全祖望写了一篇《淡巴菰扼赋》,文中说:“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最嘉。岂知金丝之熏,足供清欢神效。”民国文人林语堂说:“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这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说:“假如天堂没有烟斗,我宁可去地狱!”

由上海卷烟厂出品的飞马牌香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闻名遐迩。说起飞马牌香烟,它和开国大将张云逸还有一段“缘分”呢。抗战时期,张云逸担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他到基层调研时发现官兵的吸烟是个难题,于是就与师供给部的同志一起商量研究解决官兵抽烟问题。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提出与当地的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入股,把原来公司名称改为新群烟草公司,原来的香烟牌子“神龙”易名为“飞马”。1943年秋,陈毅奉命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顺便给中央领导带几条“飞马”牌香烟,当时毛主席也抽“飞马”牌香烟。解放后,“飞马”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生产。笔者小时候为祖父买烟,清楚记得必须要有一张乙种烟票,再加两角八分,才能买到一包“飞马”牌香烟。

古巴雪茄闻名世界,在古巴的革命里头,有古巴雪茄的故事。奥巴马当上美国总统后,想松动美国对古巴实施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封锁和禁运,这引起全球新闻界关注。法国《世界报》作长篇专题报道,内容相当有趣:当初,肯尼迪很喜欢抽古巴雪茄,他恐怕对古巴实施禁运之后,买不到或不便公开买古巴雪茄,于是向白宫办公室下令,在宣布禁运之前,买好足够抽几年的雪茄,一共买了1200支,但很不幸,肯尼迪不久后被暗杀,留下这么多优质古巴雪茄不知最终是被谁抽掉的。

中文“雪茄”一词的“创作人”据说是民国著名诗人徐志摩。1924年秋天,刚从德国柏林和第一任妻子张幼仪办妥离婚手续的徐志摩回到上

海。周末在一家私人会所里邀请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先生。泰戈尔是忠实的雪茄客,在两人共享“吞云吐雾”之时,泰戈尔问徐志摩:“Do you have a name for cigar in Chinese?”(你有没有给雪茄起个中文名字?)徐志摩回答:“Cigar之燃灰白如雪,Cigar之烟草卷如茄,就叫‘雪茄’吧!”

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到北京的直线距离约为一万零八百公里,飞机飞行时间约20个小时。但在贸易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与津巴布韦的距离,或许仅仅相距一支烟。南部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是清沙质土壤,与每年8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相结合,便为烟叶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作为烟草产量排名非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国家,烟草已然成为该国支柱产业和最大的出口创汇产业。2016年,中国从津巴布韦进口超过6万吨烟草,占该国出口总量的60%。有烟草行业人士指出:“每一支中华牌香烟中都有15%至20%的烟草来自津巴布韦。而在国内许多种高端品牌香烟中,津巴布韦烟草也是重要配方之一。”津巴布韦99.5%的烟草都用来出口创汇。该国烟民在人口中的比重不到10%,在公共场所几乎看不到有人吸烟。

虽然东西方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在禁止吸烟这件事上,古代中国和西方的那些执政者想法和行动似乎出奇地相同。明清两朝都曾不止一次地发过“纪头文件”,要求国民禁烟,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公共场所内吸烟。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由朝廷发出的“禁烟令”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崇祯十二年即公元1639年颁发的。清朝的禁烟力度最大,清代的前几位皇帝均视烟草为“妖草”。皇太极入关前就禁过烟,康熙皇帝带头不吸烟,他曾赋“禁烟诗”:碧碗琼浆漱滌开,肆筵先已戒深杯。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后来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也都曾发过禁烟令。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位超一流嗜烟者。清代文学家李伯元所撰的《南亭笔记》载:“北京达官嗜淡巴菰者十而八九,乾隆嗜之尤酷,至于寝馈不离。后无故患咳。太医曰:‘是病在肺,构厉者淡巴菰也’诏内侍不复进,未几病良已。”在十七世纪之初的西方国家里,烟草都是禁止种植和抽吸的。1628年,波斯王沙西非宣布:谁胆敢种植和出售烟草,就用熔化的热铅汁浇他的喉咙。1634年,俄国沙皇颁布了禁烟惩罚令。从1635年起,瑞士严令禁烟,禁止任何饭店和客栈接待吸烟者,吸烟者一经查实,将受

嘴巴在水面一开一合,不由让人激动,我仿佛听到“波波波”的声音。不时有一条鱼甩尾换个地方,动静就更大些。在宁静的早晨,这是最有活力的一群,但持续时间很短。看的人忍不住,快速拿出鱼竿装上网,偶尔能钓上一条。一般在水面呼吸的鱼是不吃东西的,可能被钓上的鱼是不小心咬了钩。一条鱼挣扎着被钓上,其他的鱼就被惊跑了。

白天如果无聊,走到小桥上,伸手从小沟——乡人称作“民沟”——里捞起水葫芦,看水葫芦根上小螃蟹用八条腿迅速地跑。每一把水葫芦根上都有。偶尔能看到水蛇。这感觉有“溪头卧剥莲蓬”的味道。

我小时候很少看到小伙伴捉到虾,我弟弟在大河里玩水,说能捉到的都直接吃了。我父亲,少年时期生活在家乡,后来最常回忆起的就是捉虾的事。早晨上学之前,在“沟脚沿”筑几个小坝,围出几个小水坑。放学



徐刚 水墨画《烟》

鞭答、火烙和流放等严厉惩罚。同一时期,英国也大张旗鼓开展禁烟运动。英王亲自写书,宣传种植和抽吸烟草的种种害处;政府下令禁种,禁吸和禁止进口烟草,处决吸烟者,捣毁烟草公司,调集骑兵踏平烟草田,对反对禁烟的人进行法律制裁。

明清时期国人以吸食旱烟和水烟为主,而近代纸烟的出现则是工业技术的产物。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烟草公司首次将纸烟引入中国,此后中国的纸烟消费量由1890年代的每年910万支,逐步攀至1900年代的每年3.58亿支,1910年代消费量蹿升为75亿支。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在香烟的抽吸上,则出现了所谓的电子烟。世界卫生组织将电子烟定义为一种未经证实的尼古丁替代疗法,目前尚未获得科学证据证明这种产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反映,全球每年有超过700万人死于吸烟和其他形式的烟草使用,而2000年的这一数据则为400万,十七年的时间增加了近80%。我国在控烟上虽做了不少工作,但成效不彰。5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控烟履约总体执行情况评分很不理想,满分100,最后只得了37.3分。我国在控烟上创造了七个世界第一:烟草种植面积世界第一;烟草收购量世界第一;卷烟产量世界第一;卷烟年销售量世界第一;吸烟总人数世界第一;烟草税收世界第一;死于吸烟相关人数世界第一。

回家,小水坑里就满是大大的河虾,装回去,美美地一大碗。他这回忆让我神往。

夏天插秧的时节,常常有鱼。稻田里有惊喜的声音。插秧多为女人,女人不善于捉鱼。而且,插秧才是正事。所以一般都是男人抓。台风来时,鱼随着大雨冲出“民沟”,进入“电灌”,进入稻田、玉米地。台风净了,走出门,到处是“泼啦泼啦”的声音。堵住“电灌”的两头,舀去一些水,鱼就抓到了。男孩子极少有不会捞鱼摸蟹的。想起来,“捞”和“摸”,是多么轻而易举!

小时候,流行捉鳊鱼。大人用钩子,在鳊鱼洞里钩出来的,是大黄鳊。我弟弟他们几个小孩子用一种竹编的箩子,傍晚放进他们认为有鳊鱼的地方,早晨取出,收获许多鳊鱼。这些是小的。弟弟小时候的零花钱,基本是捉了鳊鱼换来的。他从来都没有为钱发愁过呢。

疾病是本教科书

□ 北风

人生的要素就是生,就是生命。但在生命的征程中,疾病是一种挑战,或大,或小。疾病就是人生的伴,疾病也是一本教科书,一直在谆谆教导我们。

就让毛病生在最为表面和肤浅的地方,如何?那就可能是皮肤病。皮肤病可也不得了,痒,奇痒,怪痒,坐立不安,寝食不宁。还不得不忌口,而恰恰禁忌的往往就是好吃的,皮肤痒了要忍耐不算数,还叫你馋在嘴里,痒在心里。疼痛之中,拣最为便宜的牙疼怎么样?可是,牙疼就像一条尖锐的、细长的、不断游动的、昼夜不知道休息的虫子在钻。小毛病以外,还有重病、大病、恶病、急病、暴病,还有各样慢性病,还有许多不可逆转的病。疾病给予人的,简言之就是“痛苦”两个字。

不管是得什么样的疾病,只要善于领悟,就一定会理解疾病对于我们的提醒。提醒的要领,自然是说人的无奈,人的脆弱,同时也说健康的可贵,生命的宝贵。知道了人的无奈,我们就去做一个服从的人,随遇而安,听从上帝的调派而不要自以为是。知道人和人的生命也是易碎品,就要悉心心地保护它,甚至可以人为地在里面加入一些刚毅、柔韧的元素。我们都说要当家做主,自然你就要首先为自己的身体当家做主,要呵护着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此外,生命如此难能可贵,我们就要一边享受生命,一边赋予生命以美丽色彩,让生命放出光亮。

对于疾病的领悟,实际上就是对于生命的领悟。上帝是一位搭卖的高手,它给了我们生和长,同时强行搭配上了老和死。幸福和痛苦,都被它打在了同一个包裹里边,然后叫我们背负。生老病死,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不固定的是各自对于生命的领悟和各自所选择的生命方式。



曾放 篆刻作品《艺无涯》

岛居之味

夏日印象

□ 张绥娟

夏天是多么欢乐的季节!清晨起床,看知了蜕皮,极美。起初“知了仁”的背部裂开一条缝,慢慢地知了的后背拱出来,然后是头,最后整个儿蜕出来,映入眼帘的是比柳树新叶更美的浅绿,透明的翅膀。没多久,身体逐渐变黑。知了蜕皮的时间多在清晨,但位置不一,恰巧能遇见,欣赏到它们美丽的颜色和生命的转型,也可以算是机缘。

清晨还有一件趣事就是看鲫鱼在水面呼吸。鱼是分群的,一大群鱼